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一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書二

荅任武承問起居注書

前相見時問僕以起居注緣起僕以穆天子傳爲周時
內史所記王命之副爲對又問以起居注之名之緣起
僕以漢武帝明帝爲對退而益考漢晉八代之制思有
以覆足下畱滯通州久廼獲就左右史之設始於黃帝
而詳於周官杜預解左傳云邱明作傳因記注之文發
例此春秋之史記也漢藝文志有漢著記師古以爲若

今之起居注谷永論災異疏八世注記久不塞除李奇以爲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苟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平望侯劉毅上書安帝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王厚齋謂劉歆之譜三統歷則引高帝至光武著記以明卽位之年班固之志五行則引十二世著記驗日食之數顯宗詔馬嚴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明德馬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安帝令史官著和熹鄧后長樂宮聖德頌兩漢之制之見于傳記者若此柳蚪猶謂漢魏以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勲伐

舊載史籍者其書成于李軌鈔于何始真集成于劉道會宋書禮志州郡志五行志稱之宋之永初起居注齊志稱之隋宇文愷撰明堂圖亦稱晉宋二氏起居注梁王浚之復爲三代起居注鈔徐勉以起居注煩雜乃更爲流別起居注齊永明中撰次于沈約梁太清中撰次于周興嗣陳之永定以迄至德皆有記注當時雖易姓改物其書猶有時代可稽卷帙可數隋唐經籍兩志可覆也後魏自太和十四年初詔定起居注制明年初分置左右史官終托跋之世其見于魏收之史者僅一書而已後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劉行本領之隋初以

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煬
帝又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庾自
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王劭等皆爲此職當時修大
業起居注者又有王胄而江都之旤旋致散逸唐宋以
還重寶錄而輕起居注唐之存于今者祇溫大雅之創
業起居注宋之存于今者祇周密之德壽宮起居注密
又非當時史官歙州汪宮贊杜林曾言直內庭時得見
宋孝宗起居注蓋玉版金匱之藏不得挂草野之目者
不知凡幾然萬歷時重編內閣之目此書闕焉弗載宮
贊所言猶在傳疑之列也元廢起居注不設官特置時

政科徐一夔所謂不過一文學掾掌之以致修實錄修
史皆無可憑據勝國之修起居注儀注詳於詞林典故
恩遇紀于館閣類錄今世所行但有寶訓聖政大政時
政記等書歷帝之興居乃如綠縑金縑秘不得聞于外
矣仲冬之月足下當預校膳之役溫室之樹慎不肯言
蕉園之藁閱勿敢露然其體例之嚴書法之謹

聖天子履中蹈和之業宮廟中聲律身度之學不妨詳
以語僕使夫希光觀國之彥得翹首以瞻 盛朝之洪
化甚休甚休

荅任武承問起居注書二

唐六典云史官本起居注以爲實錄史通云起居注爲
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凡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立
功後周李穀監修國史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唐
時修實錄者凡二十有一宋時修實錄者凡一十有七
蓋莫不本于起居注來教以唐宋記注之制爲僕言之
不詳僕以兩代史志及三通會要山堂玉海諸書所陳
稍爲補綴道聽塗說輒用覲縷蘇冕記云貞觀中休退
太宗與宰臣議政事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
觀注記稱爲畢備舊唐李乂傳云開元初特令乂與中

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注錄其嘉謨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故苗晉卿詔攝冢宰上表亦稱伏讀國家起居注則臣下所共見矣當時藏于興慶宮後世著於藝文志多至三千六百八十餘卷蓋其繁也京城陷賊皆被焚燒見于什烈傳開成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

奏對帝召舍人張次宗審正是非故開成政事最詳於近代會昌二年中書奏起居注記請每季初卽納前一季所記于史館以遲速爲殿最武宗從之唐制之善者若此四皇而外邈乎希矣令狐峒修立宗實錄史稱大亂之後起居注亡失峒纂開元天寶事雖得諸家文集

編其詔策名臣傳記十無三四後人以漏落處多不稱
良史趙憬稱永徽後仗下謀議不得聞注記但于制敕
內采錄劉知幾上書蕭至忠亦稱左右二史闕注起居
來鵠序聖政記頌亦構次第周行檢錄制誥與冗吏同
工憲宗時左史猶因制敕筆削右史但編集詔書所稱
雲諏波訪倦編刊筆者安在哉宋自淳化五年從修撰
張昉之言始置起居院于禁中梁周翰等請命郎舍人
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付
史館起居注之進御自周翰始胡銓謂有媿于唐褚遂
良魏謩二子呂中撰大事記講義謂立起居院也可謂

先進御則不可也至慶歷三年同修注歐陽修請更不
進本乃罷景祐二年置邇英延義二閣說書賈昌朝自
元年春迄二年冬凡經筵侍臣出處升絀封章進對晏
會賜予皆用存記列爲三卷乞付史館卽以二閣記注
爲名詔命章得象等續修之元祐六年范百祿奏復修
邇英閣記注紹興二十八年起居舍人洪遵亦以爲言
蓋宋自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缺命程琳追修祥符以
來爲三十卷嗣後遞舉遞廢紹興九年以來起居注之
未修者殆十五年至是遵請帶修兩月明年舍人楊邦
弼又請每月帶修一月皆從之按陳騏中興館閣錄云

樞密院時政記起居注門下中書後省按月送日歷所
當時雖有其制其實名存而實亡惟乾道時祥曦殿淳
祐時緝熙殿皆編類成帙每月進入有宋一代之制大
畧可見僕前言重實錄而輕起居注意蓋隳括言之非
足下之疑則無以盡罄其說至於時政記唐始姚璿宋
始李昉則宰相及叅政掌之與郎舍人固有異耳矣前
志槩名記注今不備述

荅任武承問起居注書三

來教云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仲達云左陽陽主動故記動右陰陰主靜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尙書雖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爲少也申鑒曰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二說互異曰君固疑此耶昔者王先生伯厚嘗疑之筆于紀聞矣終莫衷于一也春秋傳曰君舉必書杜正倫以爲君舉必書言存左右史劉子元云古者言爲尙書事爲春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時事之大者尙書闕紀秦師敗績穆公誠誓尙書中言之大者春秋靡錄柳子厚云左右史混

久矣言事駁亂尙書春秋之旨不立獨左氏國語記言不叅於事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卽周之左史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爲其左華覈爲其右共撰吳書無記言記事之別唐百官志云起居郎錄起居法度舍人修記言之史郎舍人但執筆肩隨而已李吉甫以爲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顯慶中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夾香案分立殿下史通以爲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通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爲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是

則史雖分左右而言與事究無專屬貞觀元年杜正倫以給事中知起居注曰臣職左史一言之失且筆之書元和中左史因制敕筆削右史編集詔書由貞觀言之則左史爲記言由元和言之則左史爲記事至馮定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則記言其大要也宋元豐六年令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元祐元年又詔不分記隆興元年詔前殿令左右史侍立宋時但有左古史之名記言記動莫適爲誰見于史者第曰凡朝廷命令赦宥執政官以下進對御史刺史以上除拜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事日月星辰風雲氣候之兆祥瑞之

符孝悌之行戶口之數皆書以授著作三朝藝文志云
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記蓋記言也日歷兼言動而成
之足下之識協于伯厚僕之闇陋無以益足下卽後代
之史書證三王之掌故誠不免數典忘祖之誚焉竹塹
先生葉時曰後世史有星臺有秘閣有諫垣有翰苑之
別職分而意不相屬名別而事不相干成周史館之任
恐不如是之狹足下因左右史之制并以合周官內史
外史之掌記言動于旣形不若謹善惡于未發垂得失
于將來不若明是非于未萌復古信今其任匪細宜其
屢言之而不肯置也

荅任武承問起居注書四

來教以僕書援据精確文理樸遯清潤無近人塗抹之習吾子方準的人物而遽以此事推僕感悚之私積于心抱僕有所畜疑益不敢有吝于足下矣通典云漢起居注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語何所本蓋本之于志寧之志隋書其曰漢武禁中起居注者特見之西京雜記雜記出於葛洪家與正史多所附會如霍氏之孿生楊王孫之裸葬相如之貰酒虞淵之草木簿師古注漢概所不取豈非以其脞說不足信耶禁中之有起居注與否何以向歆父子不標之別錄七畧至數百年後乃始

晚出其僞章章矣馬后撰顯宗起居注僕意以爲東朝聽政侍臣或執簡記錄后特削去兄防參醫藥事耳其曰自撰云者如唐三教珠英元覽垂拱集等書皆出于臣下之所撰集而其名則歸之天后此物此志也唯隋王劬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具錄內儀付于外省然文帝世終不施行考之唐書尙宮宋氏傳自貞元七年以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華掌其事若華沒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杜祐之表進通典在貞元十七年或據當時所見而云然其言不聞于外庭其書不納于史館與左右史之所掌或異或同不可依準隋志又云漢獻帝及

晉起居注皆近侍所錄獻帝起居注今固無全書章懷
之注范史裴松之之注魏志蓋嘗引之僕夷考其時而
知其事之不足徵也獻所處之地前則卓後則操殺妃
幽后宮中卽有女史孰敢操筆以議其是非一二近侍
不過卓操之徒爲其耳目眈眈而覘于側記言記動非
諱卽屈其可據以爲信史乎此僕之管見不知有合乎
賢哲否也足下刳襟納善當世所希伏惟討論其得失
不削奪之則僕尤所感矣

復梁少師書

錢氏云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人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與之辭也梨洲黃氏亦云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志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引張說爲蕭灌楊炯爲王義重兩神道碑爲證且曰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徐司寇作讀禮通考據其舅氏亭林先生所撰金石文字記有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志銘四品孫義陽朱賓撰唐武后垂拱四年十一月也又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秦貫撰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也據此則古人亦

有書婦者矣錢黃兩氏良由未見兩碑輕易詆駁未可
卽爲定論閣下太夫人先歿歷二十年 朝廷復有贈
典照耀遠近固當鄭重特書况梁府君又君家之前事
乎但其志新出終南山榎梓谷土中錢黃二氏皆未及
見王遵巖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魏叔子楊一
水同配嚴孺人合葬墓表暨袁君泰徵同配吳節母合
葬墓志銘二公皆名能古文者其文炳見於集中如有
譏我者可援以相證矣又古人之行文與作事皆有就
簡之理何謂就簡其一夫一婦固已人有再娶至三四
娶者矣吾鄉沈端恪公蓋嘗五娶皆已前歿神道之碑

亦鄙人所撰若皆列則額隘而不可篆其皆削而不列亦事勢然也或夫在而妻先卒別爲立碑昌黎爲都統韓弼妻撰銘是也或子爲母刻石臨川爲楊學士母撰誌銘是也其首必冠以某官某之妻誠有如梨洲黃氏所云至於夫自立碑或書配某或不書則因乎其人因乎其時於禮無礙原無一定之製亦無一定之例也而爲金石之例者必沾沾執一例以相繩不亦僣乎鄙人文不足重閣下聲華爵位爲海內所具瞻旣不爲例所拘又有所據依而非出於獨創斷然行之可無疑也

與王瞿書

王瞿足下以足下才藻之清麗在朋游儕偶中已莫有與之抗手者而論指勤勤必欲得僕之一序使僕操觚率爾勉彊以塞足下之望旣失足下所以見推之意且僕以無窮之望序足下未已之業則又蹈於杜牧荅莊充者之所訶將默而息焉世之人多耳視目聽訾訾足下之文以爲藻刻而傷巧騷離而過激不張喙以盡排其說則無以振足下幽鬱憔悴之氣輒抒愚管爲書以達於左右令足下別錄一通廁于衆製之後其體旣不戾于古而其言亦可以箴世之妄僂言於文字之役者

足下之爲湖山神廟碑旣復不嫌于當事者之意別求
論癡之文大書特書而刊之者足下悻悻乎其有慍色
夫俗監之迷深廢淺售文如足下固宜其受吹於拙目
而足下固以爲慍乎僕自北歸始得見此文一讀之再
三讀之窗燈夜雨酒冷香清輒想足下幽苦未眠卽欲
衝泥啄戶爲足下縷清奧之思誦幽險之句頭低心折
自致其飢渴之意更長無寐遠企神明積諸寤歎直并
欲攘傑作爲已有竄之鄙集以詫示于海內一二卓識
鉅老增長其聲價之重特恐足下之斷斷乎未肯以許
又恐他作之未能悉解乎是之爲憾也乃足下賣文爲

活受富人金鏤肝怵腎旬鍛月鍊舉千載之美名拱
手而讓之彼蚩蚩者猶顯拒而不肯受嗚呼人之度量
之相越果至于如是之相遠也乎說者又言足下蓋爲
孫樵杜牧之文者牧之罪言原十六衛諸篇憂傷時事
論切邊備斬爲有用之言樵作西齋錄以王氏配天皇
條天后繫中宗識者謂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
抑且過之足下轄字束句刻畫以求形似本原之地固
殊焉僕爲此亦刻舟之見也足下重然諾敦門內之行
敢言膽決不肯媵阿時習使其守一官効一職居得爲
之地其肯塞默已乎抑唐之時女主黷政方鎮盜兵故

樵牧得以肆言方今海內乂安

聖主治邁堯舜使樵牧幸生于今之世西齋之錄罪言
原十六衛之文其有作乎其無作乎凡僕之論若此非
有私於足下其知之深念之至故不惜招世尤怨傾肝
膈而陳之抑于足下有所規者文必和平謙慎而後可
以持世其外多詡辭者中必有不足者也其外多詆辭
者中必有不平者也心不澄則語不密語不密必傷理
而違道苟有類乎是皆智者所不與足下學日益充行
日益高優游浸漬以俟其化其必有合於古之立言者
矣足下之所以推僕使序與僕之所以序足下之文不

過若此

與查桐山書

前在吾師餘齋先生座上足下叩吾以林氏之所自出僕主夾漈鄭氏謂林以字爲氏蓋本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英英生茂及慶世系甚明元柳道傳撰故宋宣教郎林疇墓碑所謂諸姬之庶姓以字爲林氏者是也而或乃據有明宣德間金陵楊信民之姓源珠璣建陽書棚所刊之氏族大全謂殷太師比干爲紂所脩其子堅逃長林之山遂以爲氏與僕爭之甚力僕以爲譜學固未易明也長林之說不爲無本唐初勅修氏族志蓋已主比而林寶撰元和姓纂遂因之寶雖不得挂名

於新舊兩唐列傳李肇作國史補嘗推之以氏族宋史志藝文者亦臚舉其姓苑姓史五姓證事諸書寶之譜學精矣而夾漈獨以爲古人受氏之義無此義夾漈非寶之說豈不知寶寶林氏之後顧以國以官以諡以邑以技以事之例凡二十有七而長林無聞焉然後乃敢振筆而直斷之曰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夾漈非妄也其所考證有深於寶者也以僕短辭詎能究千載以上之姓系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夾漈非先正乎吾援夾漈以自壯則雖有刺僕以非我族類者僕且妍妍然受之而已

與何東甫書

出關棲水爲必由之地大小丁山皆几案間物出則雲
樹蒼茫有離別可憐之色歸則井邑團聚有迎門笑語
之歡苦無下澳之田又少清漳之宅欲卜居焉不得也
承示志畧雖地志之別乘風雅之外編而宗酈元之簡
致柳州之潔洵乎其爲風人之作也但列寓公而不及
土著則足下特自便其提鉛問俗之計而不爲徵文考
獻地也勝國以前吾未能悉卓去病沈無回之經術胡
休復卓珂月之文學皆逢陽九百六之會棲遲一隅名
不大顯卓沈胡皆有墓志而珂月有蕊淵集可據而采

也遺民徐孝先家塘棲之落瓜堰世貴族稱落瓜徐氏見錢塘馮景山公所撰傳而其父灝故崇禎甲戌進士灝不知其行事落瓜在棲境內豈無考乎錢孺人名蕢字淑儀錢塘人侍讀卓彝之子婦孝廉麟異之妻武康韋六象爲其行狀姚江黃黎洲爲其墓志見南雷文定三集中卓珂月繼配某氏矢冰霜之節被崇門綽楔之旌郡縣志豈無傳乎亟宜表章之南屏讓師曾主大善寺吾嘗親叩其方丈歲月不深規條粗列則方外之踪不可沒也傳經之堂耿巖竹垞記之漁洋詩之雖卓氏之箕裘實鄉邦之圭臬也火傳名字不掛於志中豈非

憾事乎楊太守汝楨字工求周州牧天度字讓谷皆從
進士起家工求跡弛奇士必有循聲讓谷詩筆兼工中
多撐霆裂月之作所忠不來遺稿恐終湮沒闡幽微顯
政在斯時搜羅不可不亟也嗚呼吾邑志之不修近百
年百年以外之人物其湮沒也前志任之百年以內之
人物其不傳則吾與二三子之責也塘棲一隅之地其
不傳則棲水諸君子任之足下爲志畧遺之舍足下其
誰責哉據足下云棲乘類編乃近人周逸民所作棲里
景物畧爲張半菴輯棲水文乘爲曹菽園輯皆里中耆
宿也逸民半菴菽園其名與字可得聞耶隱耶顯耶存

耶沒耶不得而知也夫傳不必其大也工匠之巧銘勒
姓名碾刻之微詳識年月人苟無他表見而能於鄉里
墜言遺事載筆載言不辭勤瘁是卽其事功與著述豈
在大哉周張曹三君子足下以其土著而傳之後人據
期例卽以寓公傳足下無不可也惓惓之望希勉力副
之

與魏玉衡書

解侏二字不見他書解卽懈侏音亦倦而支節不能振聳憊而精氣不能撿攝筋不束骨脈不從理解解侏侏不可指名非百病中有此一症也內經言此者凡五平人氣象論云尺脈緩濇謂之解侏王氏注停不可名停困弱也玉機眞象論云冬脈太過則令人解侏此從脈起見也刺瘡論云足少陽之瘡令人身體解侏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此從瘡起見也刺要論云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肝酸體解侏然不去矣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經脈白氣乃竭令人

解仿此從刺而究其極也。要皆從四末以起見。如經所言墮怠小變其辭而意較微眇。爾後世傳注有與經發明者。又有二風論云使人快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快慄。全元起本作失味。皇甫謐甲乙經作解仿。則快慄卽解仿之解也。至真要大論云發不遠熱。無犯溫涼。王氏注不發汗以奪盛陽。則熱內淫於四支而爲解仿。不可名也。粗工呼爲鬼氣。要病久久不已。則骨熱髓涸齒乾。乃爲骨熱病。此又究極解仿之流弊。所謂救病於已形也。宋景濂送葛醫師序不得其解。篁南江氏輯名醫類案引葉氏錄驗方以爲俗名發痧之證。於瘟疫大頭天

行之後別列一門武斷極矣發痧余嘗有此病發必神
思躁擾少腹痛靈素未嘗言及特小小患苦耳與解仿
之義毫不干涉篁南父子負盛名而內經不讀庸醫祖
述其說轉以欺世事無害而理則大繆矣足下續案已
成刪去此門庶爲穩愜毋令人有誤解內經之誦堯言
或可采也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論釋

論王充

范史之傳充曰充少孤鄉里以孝稱杭子曰夫孝者已
有善不敢以爲善已有能不敢以爲能曰是吾先人之
所畱遺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誨也鄉人曰幸
哉有子如此可謂孝已而吾所聞於充者有異焉充細
族孤門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
讎衆多祖父况賈販爲事生子蒙及誦任氣滋甚在錢

塘勇勢凌人誦卽充父也充作論衡悉書不諱而乃特
創或人問答揚已以醜其祖先其尤甚之辭則曰母驪
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夫禹聖也而鯀惡
舜神也而叟頑使禹謂聖於鯀舜謂神於叟則禹與舜
將不得爲神聖矧復以鯀爲惡以叟爲頑而挂諸齒頰
著之心胸筆之簡牘卽禹亦且不免於惡舜亦且不免
於頑雖甚神聖焉得稱孝充知尙口以自譽而已唐劉
子元氏謂責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
實吾言矣且夫立言將以垂教也論衡之書雖奇而不
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尋其

書而不悟其失殆不免於阿私所好而范曄又不孝之尤者隨而附和之而特書之以孝嗚呼孝子固許親以成名乎

充之立論固不可以訓而吾特申申辨之不已者豈以招其過也蓋有所繩爾臨川陳際泰小慧人也而闢於大道作書誡子而以村學究刻畫其所生禾中無識之徒刊其文以詔世而以斯語冠諸首簡承學之士胥喜談而樂道之嗟乎人之無良壹至於此乎而其端實自王充發之充自矜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審若斯談匹如中風病易之夫

譖誦不已不待聽其終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謂
後世且有轉相倣效之徒流傳觚翰則其壞人心而
害世道莫此爲甚也且充不特敢於瘡痍先人而亦
欲誣衊前哲顏路譏其庸固孔墨謂其祖愚始以解
免其賤微而旣乃擠賢聖而拔之此其弊庸詎止詭
於衆而已哉

黃東發先生讀論衡云王充謂天地無生育之恩而
譬之人身之生蟣虱欲以盡廢百神之祀雖人生之
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爲鬼而忽蔑之此與
路粹數致孔融之說何異

論許劭

許劭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而謝承稱之曰劭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墮於淵清論風行所吹草偃范曄稱之曰好人倫多所賞識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周斐作先賢傳亦曰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皇甫謐高士傳作酒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名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當時仰劭之題獎若此雖然劭豈得盡公哉太史慈暫渡江到曲阿見劉繇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

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蘇固碌碌不足
責劭之鑒裁此可畧見蔣濟著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
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諸葛誕與陸遜書又以
爲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
訕或至于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已不能盡如
禮而責人專以正義由二言觀之則劭所謂月旦評者
特出于汝南一時之俗傭耳僦目借劭以相重未數十
年而四方之士已有起而議之者吾以知劭之無真賞
而謝范諸人之推仰之者過也又文休爲劭從兄私情
不協排擯之不得齒敘至以手足相加吾不知其雷齒

牙樹頤肢當時固自信何如哉

論崔篆姜岐

崔篆兄發以佞巧幸於王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橘元爲漢陽太守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元召以爲吏稱疾不就元怒敕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之二人者皆有母遺而或仕或不肯仕義將何所折衷歟曰皆非也若篆可以不仕者也篆卽不仕母與兄未遽罹害

而篆竟汙莽命且勸魯國孔子建仕是之謂不能以道
衛身若岐可以仕者也元亦賢太守就之不爲失節萬
一元必欲迫之迫之不肖起而竟嫁其母是已欲勵其
行而反使親喪其節是之謂不能以道全親故曰或仕
或不肖仕篆與岐皆非也篆不如於陵仲子而岐有媿
徐庶

論劉楨

楨以平視輪作顏之推著家訓而皆以爲屈彊吾以爲此不足以服楨也恒人之情有所忮忌則必遷之他事以泄其不平之氣矧魏武爲奸人之雄乎甄氏之美其欲之也久矣今年破賊正爲奴是於父子之間特忍情抑怒默而已焉而五官乃命之出拜坐客非所謂逢彼之怒耶楨亦不幸而遭此也或曰子亦有所徵乎曰有一徵之於酈氏之注水經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閱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掘坐磨石不動石如何性之對則真可謂屈彊矣太祖非惟不罪而且爲復其文學非前刻

于楨而後獨寬也所妬於甄氏者旣久則其氣平也於楨何尤焉一徵之於裴氏之注三國志吳質別傳曰文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夫楨以平視而輸作則郭后可以不令出見即使見之則質等方有前事之鑿而帝顧引而親之而曰卿仰諦視之則楨之平視固非五官之所不悅也吾故曰魏武特借之以泄怒也

論丁儀丁廙

晉書傳陳壽云或曰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周之柳蚪則創言曰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唐之劉允濟劉知幾又從而和之而知幾至比之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此真史遷之所謂與耳食無以異者也以吾觀之壽豈不爲立傳而已於陳思王傳則曰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於衛臻傳則曰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是奪嫡之罪儀廙爲大當與吳之全

寄吳安孫奇楊竺等皆在不赦而儀與廩又恃寵而害
賢毛玠徐奕何夔桓階之流當世所謂鯁臣碩輔恥爲
阿屈儀等化青蠅而成銷貝莫不交構其惡疏斥之而
後快然則之二人者蓋巧言令色孔壬之尤者也史安
得立傳然此猶陳壽一人之言也求米不得或從而甚
之乎王沈於丁氏無求也其撰魏書一則曰奸以事君
一則曰果以凶僞敗魚豢張隲於丁氏又無求也豢撰
魏畧稱文帝欲儀自裁儀向夏侯尚叩頭求哀隲撰文
士傳稱廩盛譽臨菑侯欲以勸動太祖則儀廩之事壽
所書皆爲實錄而吾微窺壽之用心於書法實爲忠厚

之至毛玠儀所讒也玠出見黔面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者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壽不屬之儀而第曰後有白玠者白者誰也非儀則廩也壽蓋爲之諱也且壽又未嘗沒儀與廩之長在劉廩傳則曰與丁儀共論刑禮在王粲傳則曰沛國丁儀丁廩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藉令壽不求米爲二丁傳若此止矣顧安得佳修晉史者不引此爲傳信而歸之於或人或也者疑而未定之辭也

北史彭樂傳後論

吾友金甌頗疑彭樂截腸之勇而名不列于魏齊兩史非延壽傳之幾湮沒而不著余以爲此非過也魏收不書羣盜李百藥不書叛臣樂始附于韓樓晚蓄邪謀見發劉章始進末節兩無取焉沙苑之敗固神武之輕敵奮氣決戰樂無罪乎芒山一役貪餌而縱敵臣節之不終蓋不待天保二年矣知臣莫如君神武一曰小人反覆二曰心腹難得武侯之于魏延可比類焉

陳書江總傳後論

傳稱總爲太子詹事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微行總舍有潘陸之華無園綺之實孔奐之所以爭也又稱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日與後主遊晏後庭當時謂之狎客然則總者特借清流以邀時譽挾側艷以惑主聰小了織人總爲其巨擘乃其自敘則曰不邀世利不涉權幸言違其行將誰欺乎傳者率爾指爲實錄有愧辭焉姚察操行清修又親爲思廉之父不能割席以明嫌且復比肩而同傳嗚呼古人之所以致誚于鮑蘭同肆也

隋書李德林傳後論

德林善屬文傳指以爲辭駁而理暢子百藥撰齊書時一推引其文於文苑傳序則稱與李廣樊遜二盧同以文章著名天保之世於斛律羌舉傳則稱後主命代人劉世清作突厥語譯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特敕德林爲序於袁聿修傳則稱聿修解信州還京州民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繖布數百疋託德林爲文以記功德德林在齊世聲價鼎重若此史第書其作春思賦上世祖頌十六章其逸事多不傳予特表而列之以附於傳後令子如百藥其所徵說當不誣也

省試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通考總論

有唐劉秩採古事之有益治道者倣周官六典之意爲政典三十五篇迄於天寶而止房瑄以爲過於劉向至德宗時宰相京兆杜佑乃更益以大歷以來時政廣爲通典二百卷首食貨次選舉次職官次禮次樂次刑次州郡次邊防分類凡八右補闕李翰序之以爲刊列朝典緝熙皇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宋祁撰列傳則又以爲博而能約蓋其創體造論固與唐六典開元禮等書及前所撰之理道要訣皆所以佐治而出化固非徐堅虞世南歐陽詢白居易等之纂類所可比絜劉昫撰經

籍志習而不察乃措之類家之列可謂擬非其倫矣舊唐書本傳指爲貞元十七年表進昭德晁公武又謂其書凡三十六年而後成蓋經世之偉略而立國之大防具於此矣至宋淳熙間莆田鄭樵漁仲嘗上書言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辯譌作詩傳作詩辯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繆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傳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又取史遷已下十五代之史刪併其紀傳訖於隋年以唐書及五代史爲本朝大臣所修不敢復議若禮樂刑政務存因革引而至唐比之梁武之

撰通史高峻之輯小史葢庶乎可以無媿焉而其總序則曰江淹有言作史之難莫難於志其次莫如表因改表爲譜倣志爲略首於氏族終於蟲魚爲略者二十馬氏評其書以爲天文地理器服失之太簡而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略盡寫通典全文略無增損明蘭谿胡應麟著經籍會通則又譏其藝文校讎二略譌崔曙許渾盛晚唐之次第亂晏嬰董無心儒墨之標題指玉格爲寶貨入樹萱於草木錯繆疊出不復精核又樵持論過當力不副言信毛漸之三墳刪子夏之小序譏史遷排班固是非頗繆於前哲是其病也若其貫串百代

綜核異同練氏族校六書正七音刪列史之荒蕪成六
經之奧論則自司馬彪沈約魏收于志寧以來一人而
已鄱陽馬端臨貴與以宰臣子當宋紀受終之後不復
干進援古證今門分類別輯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其敘類自田賦至四裔凡二十有四若潁濱蘇氏平園
周氏景廬洪氏浮溪汪氏攻媿樓氏石林水心二葉氏
永嘉薛氏陳氏五峯胡氏數十家之說掇其菁英折衷
於盡善可不謂經制之集大成者與乃其生平纂述不
媿作者宋史旣不得附於廷鸞而元史又不傳之文苑
事實湮沒良可恹歎延祐求書僅一表進而又藉之外

氏豈足以酬用力之勤乎總而論之佑之識正樵之學博端臨之所見者大非通典無以括唐以前之制度名物非通志無以刊隋以上之燕說累辭非通考無以綜兩宋之國典要典會要諸書之沿革因襲凡此三書鼎擗角立廢一不可蓋無待於贅述矣宋咸平中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奉敕重續通典元初胡三省嘗引以注通鑑則此書在當時尚未散失今則不可得矣樵子翁歸曾續父書然祇見之何喬遠閩書當世亦鮮行本惟明嘉靖時雲間王圻嘗取馬氏之書而續之益以遼金元明之制作卷帙雖多然其爲書重複譌繆未免遺議欲

以頽頽鄱陽蓋去之尚遠也大抵明人之學汎而疎宋
人之功慎而密豈獨鄭馬云乎哉金華章俊卿之山堂
考索浚儀王伯厚之玉海慈溪黃東發之日鈔強探而
力索博聞而多識其於學也有可觀焉

心喪釋

或有問於余曰子適繼于其所生之父若母死世俗恒稱心喪亦稱心制固有出與余應之曰誠有之曰檀弓事師心喪郭有道碑朋友服心喪其年者二十四人施于所生何居乎未聞于禮經也余應之曰誠有之有之何昉蓋自晉之議禮者始矣泰始二年詔以周歲詣陵宜加衰經太宰安平王孚尙書令裴秀尙書僕射武陵等奏曰旣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蓋自漢文短喪天子旣葬釋服外此皆稱心喪也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旣葬尙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

子亦從制俱釋服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宋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十九年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卽吉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三年義陽王師王假喪逝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大明二年有司奏右光祿大夫王假喪依格皇后服期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卽吉此則皇后太

子以及公主固終喪而猶以心喪稱矣其稱心喪何厭
于至尊不得衰經也元嘉二十三年海鹽公主所生母
蔣美人喪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旣咸用士禮便宜同齊
衰削杖布帶疏履期禮畢心喪三年旋有異議臺奏免
所居官嗣後齊衰之禮以餘尊廢矣陳天嘉元年沈洙
議引宋元嘉大明齊建元之禮以再周二十五月爲斷
凡宋齊陳三代之議皆謂厭於尊而不得申三年之喪
則定爲心制心制者何美名也古帝王之行三年之喪
者有三曰晉武帝曰魏孝文帝曰周武帝孝文太和十
六年詔太樂曰心喪在躬未忍聞此旣公除又稱心制

既終二殷方始劉智釋議云心喪者中心喪也夫惟孝
文則固可與于中心喪者矣張太素志天象曰帝哭三
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納菅屨徒行至陵哀毀
骨立愚以爲心喪之制之善則未或有過之者也宋建
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景德元年皇太后李氏崩太常
禮院準故事皆言皇后諸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
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日禫除畢服心喪終制此則心
喪之制較之宋齊陳而又不逮然王室之禮誠不得與
士庶同陳沈洙議云父在爲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
以期期而除服無復衰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

隋開皇禮云齊衰心喪以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
賀不預宴唐開元禮云義服爲繼父不同居者其父卒
母嫁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
心喪三年心喪之施于士庶者蓋自此三言始夫心喪
者中心喪也今世舉皆稱心喪循其名以責其實斯亦
敦本厚俗之要道也歟然則心制者可稱心禫乎曰不
可梁何佟之議宋律疏皆用二十五月齊王儉撰喪服
古今集記獨以二十七月爲終王逵之難之梁書王逵
之傳難王
儉喪服
十一條議雖不可得見然迄後竟無異議者傳曰喪禮
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卽吉故其間服以綬編也

又曰禫者淡也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然則心制者可入仕乎曰不可開寶正禮及天聖六年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申心喪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嫁齊衰杖期爲父後者亦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聖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宋格令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世之稱心制者吾惑焉宗法之不立亦既久矣方父母之生存非必有告廟受阼之典及其既寢疾則託之於出繼以爲一已之冒哀求仕者計人之稱斯喪也其謂之何謂之曰心喪也者

乃其心無喪也心喪之亡蓋自士大夫始也吾重悲之